

愛國詩人柳亞子

● 馬馳原

年方十六思想發達

柳亞子（一八八六一—一九五八）是著名的詩人；是南社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，也是南社的主要代表人物。柳亞子誕生在江蘇水鄉吳江縣北庫鎮大勝村（後遷居黎里鎮虎筋橋畔）的一個書香人家。原名慰高，號安如。讀盧梭「民約論」後，更名人權，號亞盧，一作亞盧。慕辛棄疾的為人，兼與陳去病之名相應，再更名棄疾，又號亞子。後以亞子為統一名號。

一九〇三年初，十七歲的柳亞子經陳去病（字佩忍，號巢南，一八七四—一九三三）等介紹加入上海的中國教育學會。不久，到上海進該會所主辦的愛國社讀書，受教於章炳麟，與鄒容等為友，他的反清革命志向更加堅定了。他在「放歌」長詩中表達了反帝反封建、愛國救亡的激情：「盧梭第一天，銅像巍天闕」，「胚胎革命軍，一掃秕與糠」。這年夏間，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的革命刊物「江蘇」第四期刊載他的「鄭成功傳」（署名「亞盧」），編者特加按語云：

「此稿由國中寄來，作者年才十六歲。內地

人士民族思想之發達，由此可見一斑。」
此為柳亞子著作之最早發表者。

主編復報創組南社

一九〇四年，柳亞子在吳江同里自治學社讀書，並在「江蘇」、「女子世界」等刊物先後發表「中國革命家第一人陳涉傳」、「花木蘭傳」、「哀女傳」、「二十世紀大舞台」發刊詞」等文，竭力鼓吹革命。在「題「夏內史集」」五首的最後一首中，他以青年抗清英雄、愛國詩人夏完淳自期自許。

「悲歌慷慨千秋血，文采風流一世宗。
我亦年華垂二九，頭顱如許負英雄。」

一九〇五年初，鄧實、黃節等發起的國家保存會在上海成立，陳去病、高旭、柳亞子都是早期的會員。春間，柳亞子在同里自治學社發起學生自治會，主編「自治報」，後改稱「復報」，自刻，自印，每周一次。一九〇六年，柳亞子應高旭之請在上海健行公學任教，參加中國同盟會，又參加光復會。他繼續編輯「復報」，自六十八期起，從周刊改為月刊，從油印改為鉛印，從

單張改為單行本，由高旭函託在日本的志士田桐在東京印刷，寄回上海發行，後來成為同盟會機關報「民報」的「小衛星」。「復報」是辛亥革命前在海外印行的重要革命刊物之一，主編「復報」是柳亞子生平重要活動之一。

如果說柳亞子主編的「復報」是「南社叢刻」的前驅，那麼也可以說陳去病發起的神交社是南社的前身。一九〇七年七月廿九日，陳去病在「神州日報」上刊出「神交社雅集小啟」，以繼承復社、幾社相號召；八月十五日，在上海愚園舉行神州社雅集。高旭和柳亞子雖未獲與會，都表示熱烈支持。高旭寄詩代簡，有「彈箏把劍又今時，幾復風流賴總持」之句。柳亞子根據雅集圖景撰為「神交社雅集圖記」，緬懷「復社雋流」及抗清英烈，號召同輩乘時奮起：「板蕩以來，文武道喪，社學懸禁，士氣日，百六之運，相尋未已，歲寒松柏，微吾徒其誰與歸！」

同年冬，在上海的一次宴會上，陳去病、高旭、柳亞子決定建立革命文學團體，得到在座的劉師培夫婦、鄧實、黃節、朱少屏、沈懔等的贊同。據柳亞子後來回憶，「南社」的名稱就開始

於此時。進入一九〇八年，南社的籌備工作在抓緊進行，「南社」一詞也先後見諸文字。二月，陳去病、徐自華等會葬秋瑾於杭州西泠橋畔後，陳去病為徐自華「題儼慧詩集」，有「為約同人掃南社，替君傳布廿年詩」之句。稍後，柳亞子有「海上題南社雅集寫真」二首絕句。五月，陳去病在「有懷劉三、鈍劍、安如並苦念西狩、無畏」詩中，述及高旭時又有「報仇志不遂，往往多哀呻；要我結南社，謂可張一軍」之句。

一九〇九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，高旭所撰「南社啟」，作為南社章程的「南社例」，寧調元所撰「南社序」，陳去病所撰「南社詩文詞選序」和「南社雅集小啟」，先後在「民吁日報」上發表。十一月十三日，南社第一次雅集在蘇州虎丘張公（國維）祠舉行。「這晚清文壇上的怪物」，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革命文學團體，南社就正式成立。

鼓吹革命喚醒國魂

南社的三個發起人陳去病、高旭、柳亞子是中國同盟會會員；南社第一次雅集參加者十七人中的十四人，是中國同盟會會員。因此，南社實為受中國同盟會思想影響的革命文學團體，說它是中國同盟會的外圍組織，也未嘗不可。

「南社啟」對南社的命名雖較為隱晦，說明「南」之云者，以此社提倡於東南之謂，但以「國魂」為號召，提出：

「夫人莫哀於亡國，若一任國魂之漂蕩失所，奚其可哉！」一九一二年，陳去病始在「南社

長沙雅集記事」中明確指出「南者，對北而言，寓不向滿清之意」。

南社成立時，柳亞子才二十二歲，意氣風發，勇於任事。他以梁山泊上的及時雨宋江喻陳去病，而以小旋風柴進自命，在會前會間，奔走籌劃，不遺餘力，會後有詩人紀云：

「寂寞湖山歌舞盡，無端豪俊又重來。
天邊鴻雁聯群至，鶯角芙蓉晚豔開。

莫笑過江典午鯽，豈無橫槊建安才；
登高能賦尋常事，要挽銀河注酒杯。」

一九一二年元旦，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柳亞子應南社社員雷昭推荐，赴任總統府秘書，尋因病辭職返滬。南社從成立到停止活動，歷時十五年參加者一千餘人。

文明結婚娶得賢妻

柳亞子妻為鄭佩宜，名瑛，生於一八八八年，卒於一九六二年，江蘇省吳江縣盛澤鎮人。她父親式如，號慈叢，字二貽，性情開朗純厚，戊戌、庚子以後，有志辦學，把自己的住宅一部份作為校舍，創辦盛澤第一所學校「鄭氏小學」。

佩宜三歲喪母，由她祖母撫養長大，深得祖母和父親的鍾愛。幼年時，兩個哥哥都在鄭氏小學讀書，她也很想念書，但那時女孩不能同男孩一起上學，只讓兩個哥哥放學後轉教她。她勤奮好學，有時拿著課本站在教室外面聽講。她雖然沒有上學，沒有讀很多書，但很聰明，理解能力很強。那個年代，閩中女子纏足是天經地義之事，非三寸金蓮很難出嫁。所以她也纏足，約在十五歲

時，天足運動遍及全國，也傳到盛澤鎮，浸入了她的心靈。於是，她在晚上偷偷地把裹足布剪斷丟掉，但只放成半大足，使她一生引為憾事。

一九〇三年，她與同邑黎里鎮柳亞子訂婚。一九〇六年他們在盛澤鎮母親家裡舉行「文明結婚」婚禮簡單，廢除跪拜，代之以鞠躬。他們的「文明結婚」在吳江一帶是破天荒的創舉，鎮上人們爭相觀看，轟動一時，傳為佳話。婚後一星期，他們便雙雙回到黎里。佩宜聰慧秀麗，溫文爾雅，知書達理，深得翁姑喜愛。一九二六年，柳亞子任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，隻身赴滬工作，佩宜到滬照料柳亞子生活，夫妻十分恩愛。一九五八年六月柳亞子逝世，四年後佩宜亦隨他而去。

雖遭車禍寬恕車伕

柳亞子平日自奉甚儉。家務由鄭佩宜夫人主持，井井有條。日常除關心國事外，深研學術，尤於詩詞方面為世所稱道。家中度藏之富，甲於鄉里。他的詩詞和散文早已膾炙人口，為國人所喜愛；在生活方面，交遊遍天下，對處境有困難者無不盡力濟助，從無吝嗇。他為了處理社務，經常去上海與朱少屏、陳去病等聯繫。

有一次，柳亞子到上海後，叫了一輛東洋車（又名黃包車）代步。這天或許拉車的人拉累了，加以有些年紀，拉至中途，偶一不慎，將車橫向後倒了下來，車就翻了身，柳亞子沒有提防，也隨車向後倒翻，跌在地上，幸未受傷。

出事後，車夫驚慌失措，他卻毫不在意，非

但不責怪車夫，並立即付了車資，自己步行回家。後來有人問起爲什麼不加以處理？他回答說：「拉車的人已經夠苦了，可能肚子餓了，稍一不慎，難免要出事，他不是故意出此，我也不忍責罰他了。」從此之後，爲了安全，他不再坐黃包車，認爲人拉車總是不人道的，後來他再到上海時，就僱用馬車，以後馬車也被淘汰，遂僱用汽車。

計受橫逆預留遺囑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面抗戰爆發。十一月，淞滬淪爲敵手。十二月南京又失守。柳亞子悲憤交集。一九三八年，他暫居上海寓中，杜門謝客，自題寓廬爲「活埋庵」。當時，他愁病交縈，羈身於龍潭虎穴之中，欲走而不得，心情極爲憂悶，就寄情於著述之中，先後從事南明史和蘇曼殊研究。鑒於敵人氣焰日熾，或不免橫逆之來，他於一九三九年十月給兒女輩立下遺囑如下：「余以病廢之身，靜觀時變，不擬離滬，敵人倘以橫逆相加，當誓死抵抗，成仁成義，古訓昭垂，束髮讀書，初衷具在，斷不使我江鄉先哲吳長興、孫君昌輩笑人於地下也。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，亞子書付兒輩。」

同年十一月，郁達夫之兄曼陀被刺，他曾挽以一律，寄其哀思。次年三月，又撰郁曼陀「靜遠堂詩集·敘」，對郁備致欽遲。

痛失珍藏南明史料

柳亞子有「南社」中堅、詩壇「祭酒」之稱

，他的詩作聞名海內外，他還是一位史學家，對南明史尤有研究。日本南進時，柳亞子剛好在香港研究南明史，當時他擁有一批非常珍貴的書籍和南明史料，可惜因香港淪陷，柳亞子逃難時未能把這批書籍帶走，過後柳亞子對這批痛失的南明史料，一直未能忘懷。他接連寫了「還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」、「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」、「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」、「雜談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劇」等文章。

他在「還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」一文中寫道：「對於研究南明史料的工作，我是在民國二十八年夏天才正式開始的，這時候還在上海。靠了阿英先生的幫助，替我找到了許多珍貴的書籍。二十九年十二月，我從上海到香港，把這些都帶了去。一方面，又陸續收集，並自己寫定一些。結算到三十年十二月，大概總有好幾百種史料，都收藏在九龍寓所的羿樓中間。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我倉惶渡海，一本書都沒帶走。」

羿樓是柳亞子的書齋名，取自「后羿射日」。

柳亞子一直到死，都念念不忘這批南明史料的下落，可見它是多麼珍貴啊！

到底這批南明史料有沒有失落呢？

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六日，有位名叫王瑞豐的作者，在「古今」文史半月刊第五十五期，發表了一篇題名爲「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」，詳述他如何得到這批南明史料的經過：

香港淪陷時，柳亞子的九龍寓所被作爲民政部情報班班長黑木清行的官邸，王瑞豐在偶然中

，認識了這位能講中國話的黑木清行，有一次他應黑木之請，到黑木家裡吃飯。那天晚上，他在黑木住所一只玻璃書櫃上面，發現了雙清館主何香凝畫給柳非杞的一幅梅花，下面有柳亞子的題詩。王瑞豐是識貨之人，回來後爲此事徹夜難眠。不久，他叫一位辛子女工，去那玻璃書櫃裡拿一本書給他，結果拿來的是柳亞子自撰年譜，這加添了他的勇氣，第二天他專爲此事去拜訪黑木班長，黑木班長不知道這批書籍的價值，就說：「可拿一部份去看看。」第一次王瑞豐就拿到了柳亞子所著的「南明史稿」、「江左少年夏完淳傳」等共七冊。不久，黑木班長得了神經病，辭官歸故里，這房子由他至親八木田留守，八木田和香港一位名交際花張莉莉同居。這位張小姐朋友極多，她常把屋裡的東西及字畫隨意送人，八木看不過眼，便叫王瑞豐把書櫃的書搬去，王瑞豐正是求之不得，馬上檢出了與南明史料有關的書籍捆載而歸。

一九四二年春天，王瑞豐花了幾十元軍票，訂制了幾套夾板，並就柳氏所題書名分別磨刻在上面，珍藏起來，最後王瑞豐離開香港時，把這批書籍存放在一位知己的朋友家裡。上述就是王瑞豐這篇文章的概要，可見南明史料仍在香港。

柳亞子生前大概是沒看過這篇報導文章，所以他說：「後來，港九淪陷，聽說敵人佔領了我的羿樓，作爲他們什麼報導部之類。又聽說，把我的一切舊書都燒掉了。」

於是，柳亞子爲此事借用龔定庵的兩句詩：「吳回一怒知天意，無復龍威禹穴心。」意思是說：國難當頭，珍貴的史書也保不住了。